

阵营故事——帝国

听到消息的时候，陈进堂正在帐篷里吃饭。他把碗摔在地上，连米带汤撒了一地，顾不得地上还铺着地毯。来传信的亲兵直挺挺地站在地上，气都不敢喘。陈进堂大步流星穿过营区，心里只骂这个小兔崽子做事不过脑。来到大帐前，长生军的禁卫本想上前阻拦，缺看他黑着脸，连忙束手立在旁边。

站在帐外，都能听到里面春日午后乘风泛舟的小曲。陈进堂肺都要气炸了。他深呼吸，把怒火压下，然后才推帐门进去。

乐曲声戛然而止。

“陈……陈总兵有事吗？”坐在大帐正中的昭平郡王咳了一声，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。景子怜正横坐在王爷腿上，看到陈进堂脸上表情不善，匆忙想要起身。昭平郡王搂着那纤细小腰的左手用力一带，反而把景子怜拉了一个趔趄。啊呀一声摔在王爷怀里，景子怜连忙又把长袍拢了拢，遮住了露出的香肩。

陈进堂几步走到大帐正中，环顾四周。被他的目光一扫，持笛操琴浓妆艳抹的男男女女纷纷低下了头，好像做错事被抓了现行。

“敢问王爷，我牢里关着的草原使节，现在怎么样了？”陈进堂咬着牙问。

“不是在外面么？”十五岁的昭平郡王李昭，在心里不断默念“我才是王爷”，努力在脸上挤出不怒自威的神色。他恨不得让鼻孔里长出两颗眼珠子，在眼前这个兵痞子身上瞪出四个窟窿。

“且不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……”陈进堂在那边说，李昭在这边心急火燎地想着理由。他觉得无论如何一个小小总兵当面冒犯王爷怎么都不占理，才下定决心打断了陈进堂的话头。

“我可是帝皇所派，在此处督战。那光屁股的蛮子见我不跪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敢把犯天威的粗言烂语递上来。我不杀他，天理难容！”李昭找出最狠辣的语气，尽量让自己显得身高两米五膀大腰圆。

陈进堂站在原地，胸中阴燃的怒气不断闷烧。草原人的使节已经死了，再也问不出什么了。他现在跟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生气还有什么用？“王爷，军中生杀赏罚可是大事。我陈某人毕竟是主帅，之后您要有什么行动，最好能先知会在下一声。”

“大胆！王爷面前还敢……”好不容易缓过气的景子怜，放开好听的嗓子，却被陈进堂的目光吓得闭上了嘴。

陈进堂嗤笑了一声，目光在李昭与景子怜身上逡巡两圈。他抬手抱拳，转身走出大帐。

小王爷李昭现在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身上一直摊着个男人。他立时觉得陈进堂的目光简直胆大包天，有辱天威。看到他“我我我”地不知在说些什么，景子怜把他的头抱在怀里，轻柔的拍着。李昭虽然浑身冒火不自在，可觉得刚才景哥哥一定被吓坏了。他胆小纤细，自己得像个男人一样保护好他。

“不怕不怕。”李昭一下一下，轻轻拍着景子怜的后背。

帐中座上，两个年轻人就这么互相安慰。下面跪着一排伶人戏子，不敢抬头。

帐外，陈进堂沿着路来到校军场。校军场外，大路中央，竖着一根长长的柱子，上面刺了一个人。这人上身赤裸，下身穿马裤。他低着头，一头细碎小辫遮住了脸，口中传出微弱痛苦的呻吟。一个站哨的军士走上前来，向陈进堂敬了个礼，才问：“将军，这蛮子怎么办？”

鲜血还在顺着木桩往下淌。陈进堂叹口气，示意军士把人放下来，“给他个痛快。”

这孩子现在才十五岁。有朝一日帝国落在他手上，得有多少人遭殃？

一年前，陈进堂带着手下两个军团换防到边关军镇云中塞。一个月前昭平郡王带着皇命来到这里，把陈进堂连带大几千将士折腾的鸡飞狗跳。一周前王爷心血来潮说要为帝皇分忧，把塞外作乱的草原人杀个片甲不留。陈进堂不怕他。可他手里的云霄杖晃来晃去，让陈进堂不得不带着官佐副将连熬两个彻夜不眠。五天前，大军从云中塞出发。

出了云中塞外就是盘龙山。

穿过盘龙山就是辽阔的朔方原。

草原人就在朔方原上，只是不知究竟在何处。

行军的日子本就没多少“乐子”，特别是盘龙山间道路曲折，两边还是耸立的峭壁，一路景色都难有变化。小王爷虽然夜夜笙歌，可很快就觉得无聊。今日正，午扎营之后，草原人的使节来到营中，宣读了一段侮辱人的战书。小王爷勃然大怒，要立时斩了这蛮子。陈进堂一番交涉，小王爷才决定留他一命，却要第二天要分兵两路，制定一个迂回包抄两面夹击的战术，自己要亲率主力杀入朔方原，砍上千八百个人头。陈进堂允诺分兵，本想趁还有些时间，从使节嘴里问出些敌人动向，可李昭先反悔，把人给弄没了。

敌人都不知道在哪，这战功好像已经落入昭平郡王的口袋了。

踏着盘龙山间皎洁的月光，陈进堂皱着眉，感觉脑袋从里到外都在疼。今天晚上必须把两路大军行进的计划制定出来。恐怕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

“小王爷怎么说？”陈进堂刚掀开帘子，孙猛的声音就迎面砸了过来。抬头一看，八员大将已经等在里面。陈进堂心中叹了口气，果然少了两个。

“说什么犯了天威，就杀了。”陈进堂左手挑着帘子，却没有进去。他觉得帐篷里的气氛有些不对。除了手上不停忙活的丁满跟羿天光，还有一副事不关己的卫远征，剩下五个人分成两拨，面红耳赤像刚吵过。

“还什么都没问出来，真是……”冯不破咋了咋舌。然后问，“之后怎么安排？”

陈进堂走进大帐，众人向他点头示意。高高胖胖的丁满打开饭盒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，然后浇了些菜汤上去。羿天光坐在胡床上，还在对付着手中的木雕。

“计划不变，现在咱们得讨论具体安排。”陈进堂从丁满手中接过碗筷，示意大家都围在地图桌旁。他扒了几口饭，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片刻。看样子，只有望海潮，范佳巫，孙猛的神色有些不情不愿。卫远征跟他对上了目光，露出抱歉的神色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
“今天是离开云中塞的第五天，我们现在盘龙山里。”他点了点地图，冯不破用戒鞭指着地图上的一个位置。“我们出来的时候只带了七十多天的粮食……”

“七十八天。”丁满补充道，然后递了碗汤过去。

“……预留出八天，然后算上往返，我们只能在三十五天的路程里找到草原人。”他确认所有人都跟着自己的思路，然后接着说，“所以我们没工夫耽搁，必须尽快穿过盘龙山。他们肯定在山外的朔方原上等我们。”冯不破指着地图上盘龙山以北的一大片地方。

“就像我说的，为了尽快抓到他们，我们不能把所有人都堆在子午道这一个出口。陈仓道，褒斜道，傥骆道……”陈进堂一边说，冯不破一边指着地图上的几个山口。可孙猛没让他把话接着说下去。

“我不同意分兵。”塔一般的孙猛，把两根铁铸似的臂膀抱在胸前。他身高超过两米，还微微抬着下巴，脸上须发横长纠缠在一起。他眯缝着眼睛看着陈进堂。别人仰起脖子也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。

“……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决定分兵两路，一路从子午道徉动，另一路从陈仓道包抄。两支部队，如果遇到敌人则就地结阵防守，否则在月亮湖汇合。”孙猛摆出一副“随你说得天花乱坠”的表情，藏在他大胡子里的嘴紧紧抿在一起。望海潮挠了挠他的光头，看向别处。范佳巫心不在焉地拨弄着手腕上的铁环。

“陈仓道外地形开阔，附近也没有水源。被伏击被包围都很危险。猛子、海潮、老巫，照惯例，急难险重的活是你们的……”

“昭平郡王大人走的，应该是子午道吧？”望海潮心平气和地问。可他黝黑的脖子血管一跳一跳。

“所以这就是把我们卖了？”范佳巫眯着眼睛，脸上带笑。

“我们不同意分兵！”孙猛把眼睛跟鼻孔瞪得圆圆的，满面通红。

“几次三番打断总兵说话，你们有完没完？”冯远征怒喝。敦实矮矬的石胆像个巨大的秤砣，撸起袖子就朝孙猛走去，却被丁满拽住领子，一把揪了回来。

陈进堂摆摆手，“有话直说吧。”

孙猛正要张嘴，望海潮拍了拍他的胳膊。“陈老哥，咱们兄弟几个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见外的话我就不说了。”他双手撑着地图桌，烛光在他身下撒下一片影子。从相貌上看不出他的实际年纪，但是额头上的褶皱跟深陷的眼窝显得沧桑极了。在场的诸位将军里，只有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皮甲，且没有袖子。他是一个岛民，在波涛之间长大，从军之前整日打鱼摸珠，所以皮肤黝黑，身材精悍结实。他左右手各纹了一条海蛇，蛇口在手背，两跳蛇尾紧紧缠着咽喉。“兵分两路，究竟是不是你的意思？如果是，让我们送死我们没意见。如果不是，我谁也没想死个明白。”说完，他的目光像七寸长钉一样，死死戳在卫远征脸上。

“阁下要是有话，不如敞亮着说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这天下可是姓李。你要放尊重。”说话时，卫远征的右手始终背在身后。那副模样，好像个教书先生。

“尊他娘的重！”孙猛大喝。范佳巫伸手去拉他的胳膊，被他一膀子甩开。孙猛伸出一根铁杵般的手指，指着卫远征的鼻子大骂，“你们他娘的还敢提尊重？屁大点的小孩还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？李家的天下？你们的天下是用谁的命填出来的你跟我说说！我呸！”他一口唾沫啐在地上。“自从你们到了我们云中塞，你们人多，倒是把我们赶到城墙外面去住？屁大点事抓住我们的弟兄就是一顿鞭子，还有几个差点给我抽残废了！规矩你们倒是定的严，那是谁把女人带到军营里的？不让聚众？你告诉我出来打仗一个帐篷里睡五个弟兄帐篷挨着帐篷，怎么不聚众？你们整日花天酒地不叫聚众，我们祭祖就叫聚众了？”

卫远征没法反驳。孙猛骂人的气势很足，一个仿佛肌肉成精的大汉，口沫横飞破口大骂，说不骇人那是假的。可卫远征也是尸山血海里穿行过来的人物。可他偏偏说不出什么话。

因为孙猛说得都对。昭平郡王做的事情，卫远征没法回护。

“拔营之前我陈老哥跟大家都说好了吧？每天晚饭后将军们要集会。每天都只来你一个？剩下两个是死了还是给他爹娘奔丧去了？”

“说够了吧？差不多行了。”陈进堂说。

“哦。”孙猛答应了一声。他一转身座到旁边的的椅子上，椅子痛苦地嘎吱了一声。蒲团大小的巴掌在头上一抹，他撇开身上的大氅丢在旁边，然后推了一把一直低头对付木头块的羿天光，让他递过来一杯酒。

孙猛的这番话，陈进堂早就想说。可说给卫远征有什么用？本来是一个“小孩子犯了错要家长来打屁股”的事情，只是昭平郡王那个流着龙血的宝胗，陈进堂根本动不得。该发泄的发泄完，皇孙带来的大将也是得罪不起的。

“卫将军，得罪了。孙猛他心直口快，如果冒犯了，您还得多包涵。如果有什么过错，您得怪我……”

“老陈，你觉得这事，和完稀泥就没发生过？”范佳巫笑眯眯地问。“咱们弟兄几个给你拼死拼活了这么些年，有多少族人把骨灰撒在朔方原上，你不会不清楚吧？现在你准备把咱们也送了？龟儿子给咱说明白，究竟是谁要分开两路？”范佳巫脸上一直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，小眼睛也一直眯着。他左耳上挂着一个小耳环，耳环下面钩着一个小铃铛。平时他走到哪，快乐的小铃铛就响到哪。此时，小铃铛叮铃铃直晃。

他气得浑身颤抖。

陈进堂知道，这些天伙计们被心里受了委屈。昭平郡王提出要求的时候，他也觉得趁机把两拨人分开是件好事。没想他们现在爆发了。奈何君令难为，将令需授。

“是我的意思。”

“好好好。人早晚一死，咱们兄弟也从来没有怕过。到死也能给你垫得更高，那可是太好了！”范佳巫哈哈大笑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他心灰意冷，一刻都不想再待下去。他忽然特别想念家乡的竹筏，糯米糕还有郁金香。不过他已经回不去了。“诶老陈你以后可别忘了，你头上的大官帽子可是咱们兄弟拿命给你换的！”

一个人伸手搭上范佳巫的肩膀，范佳巫肩膀一晃想甩开他，于是他的脸露出来了。那人蹦起来一拳砸在他腮帮子上，给他干了个跟头。

“姓范的你他娘不是东西！”石胆一边喊，接着一脚踹在范佳巫膝盖窝里。范佳巫只得顺势跪在地上。“说得好像你们受了多大委屈？有意见你们去那个帐篷嚷嚷啊？”石胆人虽然不高——甚至有些低得过分——但他就像个炸药桶一样又敦实又胖还一点就着。“跟陈将军这么多年，你们摸着良心问问什么时候他亏待过你们？不是只有咱们云中塞有河泽人吧？孙猛你不是嗓门大怎么不说话了？望海潮你问问其他军镇的岛民都过得什么日子……”

丁满伸出又粗又胖的大手，拽着石胆的领子把他从人群里拎出来。石胆两脚悬空了还在挥着拳头嚷嚷。

“大家说了这么多，我也想说道公道话。”丁满把石胆放在一旁，递过去一杯酒，然后看着面前的三位外族将军。孙猛扶范佳巫坐下。范佳巫揉着腿咧着嘴，笑中带哭，哭中带笑。望海潮直直地盯着丁满，看他想要说什么。帐里所有目光都落在他身上。“跟了陈将军这么多年，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。他是个什么人咱们自己心里清楚。郡王爷来了以后，不是只有百足营、铁碎营、鲨齿营的兄弟搬出城。小冯将军、石胆还有我的人，不也都给他们腾地方了？”丁满像尊大佛一样笑咪咪的，两只手放在肚子上面。

“要不是我那些弩炮拆了难装，陈将军都想把它们腾出去把你们换进来！”石胆痛快地喝完酒，张嘴就要嚷嚷，却让丁满伸手拨到身后。

“说起挨鞭子，哪个营没有顽劣的士兵？喝酒赌博的家伙本就该罚，即便太严太重，那也是小王爷的要求。能不打就不打，能少罚就少罚，实际操作的时候，陈将军落的时候可尽量都护着大家，也没有说哪个营的人他就不管吧？孙猛你想想，祭拜祖先的事，除了头几天，后来还有谁去找过你们？”

孙猛挠挠头，“我他娘就是心里堵得慌。”他低声说。

“所以嘛，陈将军把这碗水端平了，错怎么能在他头上？大家有怨言，也得找对人吧？”丁满朝卫远征笑了笑，然后转向陈进堂，点了点头。

“我知道大伙这段日子闹心的事情很多。有什么气话，该说，说。”陈进堂声音不大也不小，语气不急也不缓。从他统军第一天起，手下就一直有一批外族将士。跟他们相处这么久，陈进堂没少吃苦头。他们骂过的脏字有好几筐，可挡过的刀箭也快画满一面墙。“分兵的事情是我的意思，咱们到此为止，就不讨论了。走子午道的一路，由王爷领军。海潮、老巫、猛子你们各分出五支纵队给这路……”

孙猛刚要张嘴，陈进堂示意他别着急，然后接着说，“交给不破跟满哥。你们俩跟着王爷一路，把咱们自己的人带好。不破，你自己在裂山营里留下第一到第五纵队，剩下的给我。满哥，你们火军的大车得分。王爷那边男男女女生活物资闲杂玩意不少，我只能给你留一半车辆跟人手，自己想想办法。”陈进堂向冯不破和丁满示意。冯不破敬礼领命。丁满想了片刻，然后点点头。

“陈仓道这边难走，石胆你跟着我。你营里的弩炮……”

“也是平分？没问题！”

“咱们只留五架，剩下的交过去。”

石胆拍了拍胸脯。

“猛子敢不敢跟我再闯一遭？”孙猛挥了挥拳头，“海潮咱们还是老算法，十颗人头一坛酒，赌不赌？”望海潮抱着胳膊哼了一声，“老巫……”

“陈将军，刚才的话，咱说得不对。我罚一杯。”范佳巫抄起一杯水，一仰脖子倒了进去，“以水带酒。”

“孙猛错了！”孙猛给了自己一拳。见一旁的望海潮没动静，孙猛伸手给他推了个趑趄。望海潮瞪了他一眼，然后向陈进堂低了低头。

“话都落在心里，咱们这篇就算揭过。”陈进堂呵呵一笑，“你们看看还有什么互相要交代的。”众人都要把自己的部队掰成两半，当然有不少事情要说。冯不破拿起笔和本，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做记录。陈进堂走到卫远征身边，低声交谈几句，便向帐外走去。冯不破看到那边递过来的眼神。总兵官拍下巴，示意冯不破把事情照顾好。

冯不破点点头。

小的时候，冯不破也以为中原之外，只有粗鄙不说人言的野人，和不开化的蛮子。他们肯定每天吃生肉，不洗澡，没有夜市没有庙会，只是围着篝火跳舞讲故事。他们不是笨就是蠢。学堂里的鲜生活，他们干脆就是些劣等人。后来长大一些，家里决定他子承父业，参军入伍。就在他怀着一腔报国热情从军、想要为帝皇开疆拓土的时候，河泽最后的叛乱，也被镇压了。无仗可打，他得以在玉京城外的帝子营惬意地生活了三年，分配时却要他去边军序列报道。得知统军总兵姓陈名进堂的时候，同窗给他办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，满是怜悯与嘲笑。人人都知道总兵官陈进堂颇有资历，却没有响当当的战绩。闲时聊天，他最多被提及的，反而是那些劣等人凑成的“杂牌军”。天高皇帝远，朝中也无人。无数个不眠之夜后，冯不破终于明白，对于自己的人生，最好的结果就是烂在军镇边塞。

他错了。

严格来讲，从他报道的第一天晚上，就错了。

当时人高马大的孙猛与精悍的望海潮走进大帐，说是要跟新进的一批“小将爷”喝酒赌骰子。第二天醒来，冯不破头痛欲裂。他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马厩里的时候，怒火攻心。他无法忍受被蛮夷戏弄，便去找主将告状。陈进堂哈哈大笑，让他在自己屋里洗了个澡，聊了半上午，才放他离开。在这么个中原人不是那么多、外族人也不是那么少的小天地里，在这么一个打输了再打、赌输了再赢回来的部队里，在这么一个月月都要送别战友的大世界里，冯不破头一次睁开眼睛看清了自己想要报效的祖国，是什么模样。在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两年里，是这帮别人嘴里“粗野低俗”的蛮子们，陪在自己身边喝醉了吐一地，酒醒了仰望星空。

孙猛脾气直拳头硬嘴巴臭，可是他的勇武、刚正不阿、永不屈服。

冯不破一直以为望海潮年纪比主将都大一些。他话不多，可是心思缜密，也最护犊子。

范佳巫天生爱笑，也最记仇。最有决心最有毅力最能在逆境翻盘的，就是他了。

面目清秀的羿天光……冯不破一直都看不透。他觉得这个人心里世界一定很大。

凭良心，这帮朋友，比帝子营的同窗玉京里的世家子弟，强了太多。

记忆的烟云消散，此时帐篷里人已经走空。冯不破最后整理好笔记，放在总兵的桌案正中。他把乱扔的几个酒杯归置好，走出大帐，吩咐亲兵把里面打扫干净。他抬头看看月亮，距离零时还有些时间。

今晚的月光很亮，天上没有什么云彩。冯不破在心中仔细梳理了一下明天的方案，可注意力总是无法集中。他总会想起陈进堂走出大帐时，旁边的卫远征递过来的眼神。

冯不破回到帐中，简单洗了个澡，习惯性的穿上战阵所用的重甲。等反应过来，他暗骂自己“没出息瞎紧张什么”。脱下来，换上平日的便服，他又觉得太过随意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换上一身轻便的皮甲就好。颜色不错，款式他也很满意。扎好发髻配好刀，想想之后还要巡夜，他又罩上锁甲衣，抱起头盔。万无一失，冯不破才走出帐篷。

“大人，夜巡还早，您再休息一会吧。”帐外的亲兵说。

“没事，我想吹吹风。”

冯不破终究还是没有走大路。他沿着小路，避开巡逻队的视线，左拐右转，终于来到昭平郡王的大帐。灯火下站着几名守卫，他们拦住冯不破，严明身份，才让他过去。离着还有些距离，可帐中的丝竹乐声已经钻过厚重的帐篷，在四周满溢。终于到帐门前。冯不破正了正头盔，推开帐门，躬身跨步，低头走了进去。

乐声未停，冯不破却听到一声娇滴滴的惊呼。抬眼一瞧，门前不远处，一名舞女坐在地上，绯红的脸上带了些惊吓，还有些娇羞。她身上只罩着层层轻纱，多多少少能看到肌肤或浅或深的颜色。冯不破咽了一口唾沫。

“来者是谁呀？吓坏了我的舞姬，可怎么赔罪？”一个年轻酒醉的声音，从帐中主座上传来。冯不破赶忙低头抱拳，“微臣琅琊冯氏子弟冯不破，乃陈总兵麾下副将，统领……”

“琅琊还有个冯氏？我只知道王氏……众卿可曾听说？”那人舌头已经有些打结。在一片没有没有的应和声中，他打了个酒嗝。

“那怪不得。小家族就是不懂礼数。见了本王都不下跪……”冯不破面红耳赤。他低着头看不到四周，可众人脸上怜悯嘲笑的神色，在他脑中显露。他只觉得怒气直冲头顶，他心中默念“将在外戴甲不跪”，却只能咬牙忍住。

“王爷这是喝醉了。这位是铁碎营的冯把总。可是王爷自己要召见的呦。”一个好听的女声从主座传来，像凝了露水的玫瑰。

“知道知道，冯卿找个地方落座吧。”

冯不破这才把头抬起来。主座上，一个清瘦的大男孩正满面通红地摆着手。旁边坐了位眉目含笑的年轻女子冲他点了点头。冯不破扫了一眼四周，大帐两侧各有两列座席，座上都是些穿着锦衣绸缎的大小武人官吏。他们的表情，与冯不破记忆中的场景分毫不差。向左侧首席看去，冯不破发现了卫远征。卫远征朝自己努了努下巴，冯不破才发现近在眼前的末席还有个位子。不过他也看到，卫远征旁最尊崇的席位上，坐着一名须发皆白的老将军，那人面无表情。

冯不破坐下时，旁边一个小吏撇了撇嘴，捋着自己上唇的两撇小胡须，把自己屁股下的垫子往外挪了挪。小吏背过身跟另一侧的人去说话，冯不破隐约听到两个字是“蛮子”。

呵。

蛮子。

面前的餐食早就冷了。油脂黏着肥肉，冯不破看了直想吐。他端起面前的酒壶，三五杯下去，就喝空了。大帐中间舞女翩翩起舞，一位面目妖冶的男子在离主座不远的地方弹着琵琶。之前还吹的是长笛来着。一曲奏闭，帐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冯不破旁边的小吏眼睛在舞女胸前臀边溜了一圈，然后赶紧望向王爷。他两只巴掌呱呱唧唧撞在一起，看得都疼。冯不破虽然受过乐识教育，知道男子弹的不错，可眼下这副模样，好像人人中了武举人文状元……

至于么？

“时间不早了，本宫先去歇息。众卿自便，但不要误了明天行军哦。”主座的女子含威带笑，环顾座下众人。帐中所有人都起立，低头拱手，颂了声“恭送武夫人贵安”。只有女子身旁的大男孩挥了挥手，像在赶她走。

庄重沉闷的乐声一转，变得撩人起来。四周响起充满的低笑声。冯不破瞟了一眼旁边的小吏，就连他脸上都挂着猥琐的笑容。接着，一位位轻纱罩体的少女莺莺燕燕走进席位之中，纷纷给客人们敬酒。

一名女子提着酒壶，向冯不破款款走来。冯不破头皮发麻。这一身打扮，穿了不等于没穿？

“将军，多喝些，今晚还长着呢~”靠近之后，她顺势就要坐进冯不破怀中。冯不破把刀鞘一横，拦着女子的腰。“戴甲之身，不便亲近。”冯不破侧开目光，想避开她露出的肩膀，但是大帐正中的舞女们身上已经没剩多少衣物，座中的男男女女又早已搂搂抱抱在一起。

他又能看向哪？

女子看来也没怎么碰到过这种情况，声音里有些着急。可她还是操着那副甜腻腻的语气，“诶呦将军，王爷今晚酬劳大家，您就好生放松一下。您穿得这么穿得，小女子帮您去去火如何？”说罢，她顺手往冯不破的领口塞进了几枚冰块。

冰凉的液体沿着锁骨滑过胸膛，冯不破反到没有那么僵硬了。

“姑娘，你不自重是你的事。我没这兴趣，你也别来给我添堵。”冯不破手上用力，就要用刀鞘把女子推开。女子却伸手缠住他的手臂，半个身子都趴在他身上。冯不破刚要动怒，却听到女子带着哭腔的声音，“军爷您行行好，就让我陪您一会。不然之后阿娘会打我。”她就像被扔进冬夜的冰湖里，浑身颤抖。

冯不破这才看向她的面孔。厚重的脂粉遮不住眼角的皱纹，她眼睛有些肿，嘴唇有些薄，颧骨也有些高，长得并不怎么出色。看着她惊慌的神色，冯不破犹豫了片刻，才撤回刀鞘，女子也就顺势坐在他怀中。

“我保证什么都不做。”女子低声说。她从盘子里摘了粒葡萄，送到冯不破嘴边。冯不破看着她的眼睛，里面连半分媚态都没有。他张开嘴。女子把葡萄推进他的口中时，不小心碰到了他的嘴唇。她连忙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

两人无话。

到处都是渴望的喘息声。旁边的小吏把脸埋在姑娘的胸口一通狂啃，都嘬出了声音。

冯不破怀中并不是没有坐过人。可像现如今面子上要摆出一副亲昵，实际上他丝毫不想粘她的身体。他觉得背上的肌肉快要把脊椎给掰折了。

“你说要打你？都打哪？”百般挣扎中，冯不破想起一个话题。女子身上穿得这么轻薄，也没看到什么伤痕。

“胸前，下体……”女子有些害羞，也很痛苦。“一般是宾客看不到地方。”冯不破瞥了一眼，她穿着抹胸。轻纱裤两侧开着口，可也只露出小腿而已。“要

是受欢迎的姐妹，怕被人看出来，就给手指脚趾上夹子，或者刺指甲盖中间的嫩肉。不过像我这种，他们下手就没什么顾忌了。”女子把头埋在他怀里，微微抽泣。“我上个礼拜才刚能下床走路……”

“我对你的事没兴趣。”冯不破连忙打断她的话。继续说下去，他只会同情。

女子低低地“嗯”了一声。她把脸埋在冯不破肩头，身体抖得更加剧烈。

冯不破很想把她推开，可他还是从桌上拿过一张手帕，塞到两人中间。

她终于哭完了，然后小声说了句谢谢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尚兰……”女子说。沉默片刻之后，她又回答，“我叫陈晓红。”

冯不破又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。平日里自己也不是个蠢人，怎么这时候就没带上脑子呢？

“公子，您搂着我的腰吧。阿娘往这边看呢。”

冯不破从了。

四周男男女女的调笑声减弱，销魂的呻吟声慢慢多起来。媚骨的乐声低吟浅唱。冯不破绷紧身体，汗水从脖颈向下，打湿了整个后背。印象之中，也只有每年春天开训时，在烈日下持械站立三个钟头，能赶得上这般痛苦。主座上，小王爷仿佛也喝多了，一个婀娜的身影扶着他退下。好像就是那个形似女人的男乐师。

帐中有人击掌两声。动静不大，但音乐忽然停止。原本缠着男人的侍女们，推开男人，从怀中站起，稍微整理一下形容，就鱼贯退下了。冯不破长长出了口气。席中的男人们露出一副可惜眼馋没吃够的表情，也只能穿好衣服拢好鬓发，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

击掌之人就是卫远征身旁的老将军。冯不破这才察觉，与帐内锦罗绸缎的人们不同，卫远征与老将军，都身披扎甲，面前的桌案上放着头盔和佩刀。右侧首席也有一位中年将军做此打扮。冯不破握着刀柄，忽然感觉自在了许多。

“各位大人，时间不早，大家早些休息，不要耽误明日行军。”老将军声音低沉，环视四周。其他人都低头称是，只有冯不破笔挺地站着。看自己在人群中突显出来，冯不破刚想顺势也把头地下，就对上了老将军的目光。

他像苍狼一样打量着这个年轻的将士，眼中精光闪烁。

“散了吧。”老将军发话。众人这才敢起身。他们都不敢把目光投过去，而是转身走出帐门。冯不破就站在原地，目光始终追随着老人。他知道自己从没有见过这个人，但是心中好像一直有个名字跳啊跳，可他总是差一点才能看清。

老将军与卫远征，和另一位戴甲将军低声说了几句，看了冯不破几眼，然后就从后账离开。卫远征则向冯不破走来。

“老将军很欣赏你。”卫远征面带微笑，拍了拍冯不破的手臂。

“他……”冯不破的目光依旧追随着白发的身影，即便他已经不在帐中。

“武穆公岳……”

“岳老将军！”冯不破尖叫一声。他举起双手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“原来是岳将军！我总算见到真人了！我……我是听他的故事长大的！我……”冯不破神情忽然黯淡下来，“可有他在，王爷怎么能做出这些事来……”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言，尴尬地看着卫远征。

“无妨。小王爷的所为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但是这话你可不能跟别人……”卫远征想起早些时候在帅帐里的争论，倒笑了，“可不能跟手下人说。”

“岳将军就不管管他？”冯不破想，以柱国大将军岳侯的威名与身份，就算杀一个皇孙也没人敢喊“刀下留人”。况且他老人家统军一贯刚正，眼里容不下半粒沙，怎么能让小王爷如此胡作非为呢？难道故事里都是骗人的？

“皇族的事情，你不懂。”卫远征叹了口气，“岳将军这次带长生军来，明着是保卫李昭的安危，实际上也是要约束他行动。王爷他，已经算收敛很多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摇头。

冯不破只有沉默。

“那另一位将军呢？”冯不破想起刚才帐中还有第四位佩刀攒甲之人。

“谢东辰谢将军。领千机卫。”看冯不破面露不解，卫远征接着说，“你没听说过他很正常。他的将军衔是临时的，回去以后要还给圣上。还有，他来自万岁山。”

万岁山这个名字冯不破没听说过，可千机卫……他忽然想起，昭平郡王到云中塞的第一天，有一个营的战士都只穿着皮甲配着短刀，每人怀里抱着个

挺大的油布包，也不只是什么。卫远征接着说，“具体的本事，明天你们就见着了。”

“那陈总兵这边怎么办？”冯不破言下之意，是陈总兵麾下分了不少将士给这边，作战风险最大的还是他们。如果卫将军对他们这么有自信，是不是也能给陈总兵分一些？

“老陈没跟你说？千机卫，长生军，还有我领的御林军，都要分一些人给他。可惜长生军御林军都是重甲，短于机动。不过千机卫腿脚很快，我们把拆过去一多半。真是心疼。”看到冯不破喜上眉梢的样子，卫远征也笑了。

“我以为小王爷要给陈总兵难堪，才要兵分两路。我们当时在想是什么脑子才出此下策……”冯不破都有些奇怪，这不到一会的功夫，自己怎么接二连三说错话。

卫远征倒不以为意。“这个主意，可是岳将军提出来的。”

冯不破立时语塞。

“下策不下策，只是就结果而言。打了败仗以后回过头，得失在哪，连茶馆里的说书人都明白。问题是当时当刻。是谁的主意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谁下的决心。他是不是足够信任自己的将士，他是不是比对手更冷静也更勇猛。这些你明白么？”卫远征忽然严肃起来。他说的道理，冯不破懂也不懂。临战指挥他不是个雏儿，可大旗一挥传下来的命令，都是陈总兵的。

冯不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只能点点头。

“知不知道让你大晚上来这边，是要做什么？”卫远征背起左手，右手捻着长须。

“面见王爷……？”冯不破这回是真有些懵了。他本来想，卫将军可是玉京城来的人物，官职跟陈总兵不相上下，皇都的身份又只高不低。对方发出邀请，自己实在不好当面拒绝。可推开帐门之后就是这么跌宕起伏……他不明白。

“这事情找到我头上，我本来是不同意的。就算是故人的面子，我也只想应付应付。衣冠得体，加分。坐怀不乱，加分。不忘本分，加分。难得的是，岳老将军也很满意。在玉京讨生活，最看重门阀家系师承，以后你要学的……”卫远征说的每一个字，冯不破都明白，可堆在一起他就糊涂了。眼看冯不破眉头越皱越紧，眼中只写着两个字不懂，卫远征反倒笑了。

“这时候变笨了？叫师傅！”

冯不破脑袋里嗡嗡作响。他感觉自己就像喝多了，眼前卫远征的身影仿佛被一束光芒笼罩，还有圣音响起祥云笼罩。他赶忙摇摇头。冯不破从来不相信自己是个好运的人。赌骰子输特多赢特少，硬是把自己练成一个酒豪。抓阄别人先抽，留给自己的要么最短要么最长。大街上行走这么些年，愣是连狗屎都没有踩过。如果有人敲锣打鼓走到他面前，告诉他中了大奖，他会立刻抽出佩剑，警戒四方。

看到冯不破半晌愣在原地，眉头紧锁神色疑惑，倒是卫远征有些沉不住气。

“我……我能不能先想想？”冯不破从嘴里挤出一句话。

卫远征一愣，然后换上礼貌而得体的微笑。他上上下下打量眼前这个年轻小将，第一次认认真真把他看在眼里。

“好，好！”卫远征点点头。转身离去。

冯不破不知道卫远征这算不算答应。可想起他扫视自己的眼神，冯不破忽然觉得这个机会可能就这么擦肩而过了。好像上天将八辈子的福气揉成一个蛋蛋，用尽全力向自己丢来，冯不破却因为太突然，本能地用手一挡。

大帐里只剩下几名亲兵在打扫尾声。他们一边低头干活，还间或递来几道莫名其妙的目光。

冯不破呆了好久，才转身推开帐门。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可冯不破觉得那其实是黑色幕布上的一个大洞。自己众多的未来中，那个最光鲜最亮丽最幸福美满的，被那个洞洞吸走了。就在刚才。

冯不破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帐篷，怎么换上重甲，怎么在营中乱逛。他总感觉旁边有什么嗡嗡的声音，好像有人在对自己说话。他转过去，看到斜上方有一个毛茸茸的大球在轰隆隆作响。他不想搭理这个东西，就转身要接着往前走。

然后他脚下一绊，摔坐在地上。

“嘿！回来！回来！”冯不破感觉个大巴掌在咣咣撞击着自己的脑袋。他用力盯着面前，可算看清了孙猛毛发横长的大脸。

“不破脑子不好，肯定是让你揍傻的。”冯不破循声望去，是范佳巫咧着嘴。

冯不破一把推开孙猛，揉着红肿的脸颊。孙猛哈哈大笑，从旁边抓起一个酒杯塞过去，“嘿！谁说不好使，这魂儿不是回来了？”

冯不破接过酒杯环顾四方，才发现，自己不知怎么来到了孙猛的大帐。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又喝酒？”冯不破闻到辣嗓子的味道，口齿生津。他才想起来这一晚上自己还没怎么吃东西呢。“聚众喝酒不怕受罚？”他一仰脖把酒

倒进嗓子里，“荒唐！”身旁有一个小案，几个小碟摆在上面。冯不破捞出半碗花生米，然后端起一旁的半碗汤粉，呼噜呼噜就塞进嘴里。嚼了没几下，他就一口全喷出来了。火辣辣的辣椒辣得他涕沫横流。

“拦都拦不住。”一只手递过来半杯水，是望海潮的声音。冯不破一把夺过来，喝了一半又吐了一半。“怎么？有什么心事？”望海潮叼着烟，半张脸被烟云笼罩。

“你们才是。再过几个钟头就天亮了，你们不睡觉干什么？”冯不破一边咳一边问。

“高兴呗！”孙猛一边嘿嘿直乐，一边拍着冯不破的后背。冯不破赶紧闪开，生怕骨头散了。

“难过。”望海潮咧咧嘴。

“难过啥？陈老哥还是跟咱一伙。多好！”

“好？老陈还是那个老陈，可危险还是那个危险。除了小股侦查，我们上次走陈仓道有多惨，你忘了？那叫什么来着？”望海潮看向冯不破。

“包饺子。”冯不破也忘不了那场惨烈的战斗。

“对，让草原人包了饺子。我胸口你背上……”

“谁背上有伤？不提不提！”

“我就怕跟上回一样……”望海潮仍旧忧心忡忡。

“他俩一晚上都在念叨这件事。”见冯不破听得出神，范佳巫拍了拍他的手臂。“酒喝多了，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的。”

“你不担心？”冯不破问。

“担心啥？”范佳巫盛了一碗粉，少浇了些辣椒，递给冯不破。“既然是老陈拿主意，我们就好好干。生里来死里去的，早过了害怕的年纪了。说句老实话，赢了胜仗，功劳算谁的，我是真没兴趣。反正算谁都算不到我们头上，都是你们中原人去抢，我还宁可给自己人落个好。如果真要是老陈能靠这个再上一步，兄弟们是真替他高兴。真的。中原人里面，跟我们掏心相处的，不多。”范佳巫好像陷入了沉思，两根手指慢慢捻着一粒花生，脸上若有若无带着笑，“当然，你啊满大哥啊龟儿子石胆啊，也都算。”他看着冯不破。

“所以今天……特别对不住老陈。”望海潮叹了口气，塞好烟叶，有点上火。

“这不用担心，大人不往心里去。”冯不破安慰他们。

“不是为了那些话。”望海潮摇摇头，“我们是希望老陈能跟小孙子李昭多接触。用你们中原人的话，就是在领导面前多表现表现。可刚才那情况，要是姓卫的把话带回去，老陈在小孙子面前可落不下好。还有，他领着我们走陈仓道，就算杀出一条血路，姓李的看不见又有什么用？你们中原人成天都说我们心地淳朴什么的。可我们也不傻。只是不爱掺和。”

“淳朴哈哈哈哈哈淳朴？”孙猛嘿嘿直乐。

“我觉得卫将军不是那种人……”冯不破不知道怎么把话说下去。他对卫远征有好感不假，但是凭他对卫将军的丁点了解，说这担保的话不负责任也没什么资格。况且他心里现在还乱着。

“行了行了，望老大就你肚子里弯弯绕绕。”孙猛盘腿坐在地上，“只要是陈老哥领着咱们，不能成的事情都能干成，能成的事情咱就踏实得一塌糊涂。咱今天脑子清楚，知道你究竟怕啥。”

“你说说我怕啥？”望海潮眯着眼睛。他平时不怎么爱说话，可跟这个傻大黑粗的家伙在一起，他乐意多聊聊。

“还有几个月就能退伍了？”孙猛一副中了头奖的高兴样。

“三个月吧。”望海潮吧哒着嘴里的烟管。

“对嘛！你肯定想安安稳稳啥事没有，然后回家！”

“废话。”

回家……回家。望海潮好像又闻到了腥咸的海风。他好像就站在海岸边，小儿子正光着屁股吧唧着小脚向自己跑来。

“回家有啥打算？接着打鱼？”范佳巫问。

“不打了不打了。孩子大了，媳妇身体也不好。我娘关节还不好，岛上风大，一到冬天她就走不动道。我寻思把他们接到平津城去。到时候能分个小院，再带一个仆人。每个月发一些钱粮，给一家人用可能不够。唉，发愁到时候还得再找点来钱的事做。”望海潮念念叨叨。三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，这些事情他在心里转过好几遍了。“巫子你还有多长时间？”

范佳巫拿出两只手，立着七根手指。

“七年啊？咱还有三年六个月！你比我大不少吧？咋还剩这么长时间？”孙猛问。

“谁像你小小年纪就学人来打仗？”范佳巫嘴里咬着根牙签，看着洒下的月光。十五年的军期才过了一半。如果这些年能平平安安，那他也能像望海潮一样，有个帝国公民的身份。要么定居在城里，要么领一笔钱回到家乡。八年的军旅生活，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河泽人。爹娘交给的手艺里，他忘了大半，只会依着记忆里的味道，调一碗汤粉出来。爹的腰还好么？娘的眼睛还能看得见么？二弟的媳妇谈好了么？三弟后来有没有再回家看看？

为了这个身份，他已经离开亲人故土，整整八年。他时常想起家乡，可不敢想象家乡父老的目光。平定河泽叛乱的几场血战，陈总兵带着他们，可都在场。

孙猛对付完面前的粉跟肉，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。“羿帅参军可比咱早多了。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吧？”孙猛看看望海潮，望海潮不置可否。“年份满了他咋还留在这边？问他也不说。高地人都神神叨叨的。”

“应该是羿天光他这儿有问题。”范佳巫用手指点点自己的脑袋，“听他们射日营的人说，羿天光刚生下来的时候，让天雷劈过。”

“真的！？”孙猛嘴巴张的老大。

默默喝酒的冯不破噗嗤一声笑了，差点喷望海潮一身。望海潮扇了他脑袋一巴掌，冯不破也不躲。他一边擦着小案，一边指着孙猛哈哈大笑，“他们营的人嘴里没一句真话。上半年还说他是神鹰断了翅膀，掉进他娘的肚子才有了他。”出生的时候就挨雷劈，上辈子肯定犯了天大的罪过！

“唉不能这么说！可能都是真的！”孙猛眼睛瞪得溜圆，满是真诚。

“诶？刚才羿天光是不是在这？”正收拾着，冯不破在小案旁的席子上，发现了羿天光一直在摆弄的小木马。

“嗯啊。”孙猛点点头，“他跟咱们打赌，说能从皇家的侍女手上取回来个贴身物件。”

“偷？”问完冯不破就摇摇头。

“咋会嘞？他说必须是姑娘家亲手交给他的。咱们还跟他赌了半个月的俸禄跟三坛酒。”

“那可不算赌？那叫白送！”冯不破哈哈大笑。

羿帅是个绰号。帅可不是统御千军，而是形貌风流。

羿天光枕着双手，躺在床上，看着头顶红帘帐中间绣的龙纹图。水缎的锦被盖着他的腰，露出结实的小腹。撩开他上衣的时候，女孩子一般都会发现两个惊喜——十块腹肌，然后是饱满左胸上的十字形伤疤。他会给目眩神迷的女孩子讲一个故事，故事里他仿佛军神在世，先为主将挡下横纵两刀，又杀出一条血路，在身后留下尸身无数。他会摆出一个落寞寂寥的表情，低下头。那些深闺大院里、整日做着桃花迷梦的小姑娘，一定会拥他入怀。如果眼前人对他的胃口，他会再说一句，“我以为生命中只剩下鲜血，伤痛还有死亡。没想到死神不把我带走，只是为了见你。”

顺势推上云端，不要易如反掌。

但是人生路缤纷漫长，总会遇到些女人不吃这套。

他坐起身，看向床尾不远处立着的屏风。屏风上只点了几朵盛开的雪霜花。问她，她说这叫踏雪寻梅。可他只知道，屏风上只能看到人形，而透过花朵，就能看到她泛着微光的肌肤，还有花心上的两点红蕾。

也只有中原人的女人能把自己保养的跟艺术品一样。

“都这个时候了，为什么还要洗澡？”羿天光向屏风后问。

“我喜欢洗澡。”一个好听的声音回答，“而且你刚才那么厉害，出一身汗，就这么睡太难受了。”屏风后的人影，从浴盆里捧起一抔水，然后洒在自己的胸口。刚刚好，她的目光穿过花朵对上了他的眼神。她的眼睛在笑。

“来一起洗吧。你那么躺着，把我的床都弄脏了。”她的声音带着点韵味，弄得他好痒。

“不了，我这样挺好。”羿天光已经度过了人生中最贤达的那几分钟。细想起刚才的经历……他有点不愿意被她牵着走。就好像高地人里再厉害的猎人，都有不愿意面对的猎物。鹿和狼和熊，都可以。蛇？他犹豫完还得再仔细想想。

“那你帮我把床上的罩衫拿来吧。”她的声音好像有点受伤。

羿天光在乱糟糟的床上翻了半天，只找到了最里面的亵衣和最外面的长裙。“没找到啊？”

“是在床边。”她轻吟浅笑，“笨。”

找到了。

羿天光抓了一帘小被裹在腰间。

“给。”他人在屏风后面，只把手伸了过去。

“近些，我够不着。”

羿天光只能转过屏风，然后他听到水声，两只小手缠在他臂上，顺势一拉。他看着她会笑的眼睛，跟着她一起跌进了浴盆。

羿天光啊羿天光，乱箭从天降都射你不着，怎么这一下就躲不开了？

“我就说了，要一起洗。”女人舒舒服服躺在他的怀里，用脸蹭着他的脖子跟胸膛。然后她伸起双手，在羿天光脸上轻轻触碰。

“你的鼻梁好高，特别好看。”她的手指凉凉的。

“你要是留胡子，肯定迷死人了。不过现在光光的我也喜欢。”她的手掌慢慢划过羿天光的脸颊，手指轻轻摩挲，慢慢画着一个接一个小圆。

“我要是眼睛瞎了，肯定也能认出你来。”她忽然坐起身转回来，伸出手轻触他的额头他的眼皮。羿天光也闭上眼，享受着她的触碰。“我的身体已经记住你了。”

“我可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瞎子。”

“你又见过多少盲眼的姑娘了？”羿天光挨了个轻轻小小的爆栗。

“不管瞎不瞎，你都是最好看的那个。”她的触碰就像水一样缓缓流过羿天光的面庞。他从来都没有这么放松这么舒服过。这次的好看，是他说的最走心的一个。

“你们啊，一个个都这么说。男人在这个时候，笨得一模一样。”她的声音有些生气，可羿天光知道她的眉宇如花绽放。

“我们高地人从不说谎。”

“是是。只有我们中原人油嘴滑舌的。”

然后在额头、鬓角、脸颊、耳根，羿天光清晰的感受到两片嘴唇。

“今天留下来吧。”她轻轻地说。她的渴望就像一颗火种，落入羿天光欲望的枯树园。羿天光觉得体内的干渴，只有用她的身体才能填满。

她的嘴唇贴进了他的锁骨，然后是胸口。羿天光的身体诚实地指引着她往那里去，可他的脑子里一个声音不停嘶吼要冷静。他不得不用尽全身的力气，轻轻把她抱住，然后情不自禁地用鼻子跟嘴唇轻轻触碰她的耳垂。

“痒。”她轻笑。

“你丈夫怎么办？”

然后羿天光感觉怀中的她轻轻用力想要挣脱。他不敢把她碰碎了，只得松手。

“你们男人啊，其实一模一样。连扫兴的地方都没什么差别。”羿天光听到水声，知道她走出了浴盆。他慢慢把眼睛睁开。狂飙的心跳，炽热的身体。羿天光需要一点时间来喘息。

她用长巾蘸去身上的水滴，然后过上珍珠白的罩衫，转过屏风。

“如果怕他，那你怎么有胆子爬上我的床？”她的语气不像在质问，只是单纯有些好奇。

“为什么要怕他？”羿天光有些莫名其妙。“他可打不过我。”

“他一句话，可就能让你脑袋搬家。”

“他张嘴就能喷出一柄小剑，千里取人头？他会仙术？”

她哈哈大笑。少了许多媚气，却多了不少豪快。

“岂止这样？他说一句话，就会有人提着刀去追你。只要是在帝国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都一定要杀了你。”

“这是元婴出窍？还是言出必死的咒文？”

她的笑声仿佛银铃坠地。羿天光擦干身体，绕过屏风，看到她在偌大的红床上滚来滚去。

“那可是权利啊！你这个傻子。”

“权利？在这个营区里，权利再大也杀不了我。”羿天光走到床边，抓住她精致的小腿，然后把她拽到自己身边。她轻叫一声，一脚揣在他胸前。

“可从来没人敢这么对我！”

“你不是喜欢新鲜？”

“啊讨厌！我让我丈夫杀了你！”

“这可是我的地盘。从来都是我杀人，怎么有过人杀我？”

“好厉害……”她在喘息。

“就算真有人想我死，陈将军也不……”羿天光吃疼，他的嘴唇被咬开一个口子。

“笨！这时候干什么提别的男人？”她滚到一旁，留着羿天光在那里不上不下好生难受。

“而且你们陈将军，真是榆木疙瘩变得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他居然说要自己走一路。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当上总兵的。”她下了床，从架子上取下一个杯子，盛了些酒。她抱着杯子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仔仔细细打量着羿天光。

真是怎么看都好看。

“大家都愿意跟着最厉害的人吧？不然让谁来当总兵？真搞不懂你们中原人。”

“他傻，你也傻。可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傻子。”她把酒杯放在旁边，又回到他的身边。她一把将羿天光堆倒，用指尖滑过他的身体。这鬼斧雕琢神工匠制的身子啊！哪里都不能再多，哪里都不能再少。她忍着心中狂野的猛兽，不敢再尝试下去。这样的机会将来可能都不会再有了吧？她想留着。

她害怕自己很快又厌烦。

此时此刻，她多希望自己是少不经事的女子，只要被快感裹挟着翻滚向前就好。可是这哪里能忍住。不只是手，她要用嘴，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他。

她渴望这个尤物。

可她却被羿天光推开了。

“我不喜欢被叫做傻子。陈将军更不是傻子。”羿天光有些恼火。他也觉得自己在这种时候想起陈进堂总兵官很扫兴。可是他的荣誉不允许将军被人冒犯，而他的风流又不允许他把这个女人拍翻在地。

“依你，都依你。”她心中的渴望再难压抑。她缠绕着羿天光，想要接近再接近。“你跟我吧。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丈夫给不了的，我武家都能给你。”她在内心呐喊，命令，许愿，祈祷。

更快，更快。还要更高。

可羿天光总觉得心中有一片阴影。他知道，自己错过了跟她最合拍的市集。可是他依旧愿意用尽全力。他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蟒蛇时的心情，危险而又迷人。

然后他就忘记了自己，忘记了世界，沉浸于一片空白中。在这个虚无缥缈而又充满富足的世界中，他不断遨游。然后他做了个梦，梦到已经死去的父母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生活。那里有最敏捷的鹿，最狡猾的狼，还有最强壮的熊。赐予他生命的两个人，以及赐予他家族的男男女女们，在最漆黑的夜里围绕着最盛大的篝火。他们吟唱着世界之初高地之祖的伟业。

他躺在从未谋面的母亲怀里，在宏大的叙事中，烤着温暖的火焰，沉沉睡去。

睁眼时，天光渐亮。

她就躺在自己身边。一只手搭着他的肩膀。这个百变的女人好像做了个好梦，可爱的嘴角微微上翘。

羿天光坐起身。锦被滑落，也露出了她的身体。初晨微凉，她轻轻抽了抽鼻子，半梦半醒之间，小手摸上了羿天光的指头。然后她紧紧攥住，不愿放开。

“别走……”她嘟囔着。

“我还得回去准备。”他吻了她。她发出舒服的咕嘟声，像一只猫。

“什么时候再来见我。”她想要睁开睁不开的眼睛，嘟着嘴，好像闹别扭的小孩。

“等我。”羿天光说。等我打赢那帮王八蛋。

她轻轻嗯了一声，回到了梦中。

羿天光擦了把脸，穿好衣裤战甲。经过一个无比松弛的夜晚，此刻他觉得自己能看到云中鹰的羽毛，能听清露珠滑落草叶的声音，能感觉到大地的呼吸。他感觉此时此刻的自己，仿佛接近了神灵。他甚至觉得，狩猎之神苏希特此时都会变成自己的猎物。

等等，佩刀忘带了。

苏希特会在自己永无止境的追踪中精疲力尽，然后用最后的力量向自己发起冲锋。羿天光相信自己射出的箭将会变成一颗流星，撕裂天空，坠入苏希特眼中。苏希特将会倒在自己面前。而自己将会成为预言之子。当然，开辟高地人新世界的重任，之后一定会去做，他首先得娶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为妻子……

羿天光一拍大腿。最美的女子不是刚让自己睡过嘛！他在帐门前站着，恋恋不舍地看着那张大床，仿佛雪卧红山。

哦对了对了，昨天跟望老大猛子还有笑巫的赌约！

羿天光转身回到床前，然后抓起一团锦缎塞进怀里。虽然不是她亲手给的，但羿天光相信，只要他张嘴要，她一定同意。

推开帐门，门口的亲笔持枪行注目礼。羿天光盯了他一会，发现他的目光根本没有任何摇摆。恐怕这些亲兵根本不在乎出账的是谁。他们只管她的安危。

又想起她了。羿天光心中的满足跟惊喜都要溢出来。尝过王爷的妻子的这般滋味，羿天光对中原人的认同，又多了那么一点点。

回到自己的大帐，羿天光把自己必要的东西放在筐里，方便亲兵之后收拾。便服，爱用的酒杯，陈将军的送的象棋，孙猛送的虎牙项链，范佳巫送的虫酒……小马不见了。羿天光使劲挠头。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学着用木头雕小马，好不容易刻出了自己满意的体态，究竟去哪了？羿天光模糊地记着，昨天跟他们喝酒的时候，自己还掏出来把玩过。只好之后集合的时候问问。他一拍脑门，差点忘记怀里的锦缎。他摸出那一团丝滑织物，刚一摊开，眉头就扣在一起。没想到顺手拿来的是她的贴身衣物。羿天光赶紧塞在筐子最里面。这东西，宁可自己留着，也不能当赌据交给孙猛他们。

羿天光不敢想象到时候孙猛会笑成什么模样。

收拾停当，羿天光出账跟亲兵交代几句，然后走向近卫队的帐篷。这些战士，在战场上要护卫他的四周随他射日冲锋，在营区里还要给他多留一份伙食。为此他们数落过羿天光好多遍，可他总觉得大锅饭吃着最香。

来到帐前，大锅已经煮上。羿天光摩拳擦掌地填着柴火打着下手，旁边的战士来来往往，去洗漱，去茅房，起得早的还能给长弓做些保养。

熄火，盛汤。五十人吃掉八十张大饼，才是一顿扎实可靠的早饭。伙头兵收拾餐厨器具，剩下的战士把自己的物品塞入一个小包，收拾好铺盖，然后拆解帐篷。每名队长都要清点手下人员行军用品是否齐全，弓箭甲刀是否完好。各队伙头兵收领好本队行军用品，由火军协助向辎重大车上搬运。战阵人员则在一旁列队整齐。准备完毕的队伍带至指定位置，队长向旗总，旗总向哨总，哨总向把总依次汇报人员装备齐整。三名把总确认集合完毕后，依次向羿天光报告。

之前棚挨棚帐连帐的一片营地，现在只剩平整的地面。羿天光目光扫过每一名正立的战士，心中无比自豪。

远处校军场上一声炮响，紧跟长号长鸣不止。

“众人听令！”

“喝！”千人的阵列同声呼喊，如同山呼海啸。

“出发！”

阵营描述——帝国

一条大河穿过中原大地，河畔有一群人在生活。耕种狩猎，不断有其他人来到这里，形成聚落。有的人不事生产，却想统领众人。追踪猎物向外探索，也终于遇到了其他聚落。内忧外患，大河泛滥，多难兴邦。天降圣王，内平纷争，外御群雄，他带领民众各军治水，终成邦国。他们的势力向外不断扩展，终于抵达了中原之外。那里有更大的世界，也有太多人非我族类与我不同。林边人，高地人，河泽人，岛民与草原人。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喜好战争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享受和平。经过一段相互征伐的岁月，终于高祖临世。他早年间励精图治，壮年时挥师远征。虽然他于征服林边人的战场陨落，但留下了帝国的火种。一代代贤王，由雄将名相辅佐，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传承着帝国的信念。现时，武帝当政。高地人、林边人、河泽人、岛民皆已称臣。为了歌颂他的英名，人们称他为帝皇。而如今，帝皇已经年迈，但他仍在凝视着北方。在那片辽阔的草原上，还有最后的敌人，在威胁着帝国的边疆。

● 御林军

瘦弱的中原人，之所以能统御天下，这些重甲的战士实在功不可没。结阵时，他们与手中长枪一起，化身钢铁丛林。这里不需要自命不凡眼高于

顶的人。荣誉与奉献的背后，是严苛至极的训练，以及随之而来铁一般的纪律。从来没有一个集体，能够像他们那样，迎着敌人的冲锋与箭雨，向前，向前，最终将帝皇的旗帜插遍世界。

- **裂山营**

中原人非常善于学习。在征服高地人的过程中，中原人震慑于对方非凡的组织能力。经过谦虚的模仿与艰难的改变，组建了裂山营。他们不再要求绝对的服从，而是把权利下放给把哨官、旗总乃至最底层的队长。奇迹发生了。仿佛存在统一的智慧在指引着这些手持长矛与大盾的战士，他们可以用复杂多变的战术碾碎各色敌人。他们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，震惊了整个帝国。

- **铁碎营**

高大威猛的林边人十分高傲，但他们才是最勇敢的战士。彼时，他们身着兽皮手持战斧，就给帝国造成了无尽的麻烦。而现在，帝国用重甲与长刀武装了他们。飞将军曾在酒席中说过：“发愁啥？把小伙子们扔到最难打的地方，你只管等他们把敌人杀光？”这不是在开玩笑。

- **百足营**

河泽人非常难缠。百足营的战士像他们的商人一样精明而善于忍耐。他们在战场上倏忽左右，总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他们的任务从来都不是歼灭敌人，而是裹挟着敌人的行动，让敌人痛苦而迟缓——在绝望中等待帝国的制裁。

- **千机卫**

没有人知道群山之民何时出现在中原大地上，只知道他们来自万岁山的深处。他们衣带飘飘，长须长发，好似神仙。他们说要进献机巧之术，却换来满朝嗤笑。然后他们抬机括，上弹，扣动扳机。瘦弱男子抬手便射穿了朝堂另一端的朝臣。帝皇当然乐于用一条贱命换来这些技术。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被武装起来。而在之后的战场上，便是箭雨遮天。

- **射日营**

高地人的弓箭与猎人一样有名。他们能用坚韧的手指更快地拉动弓弦，居然可以迎着风让羽箭飞得更远。他们说这是因为狩猎之神苏希特的加护，而帝国的学者们却说，这只是因为他们从小就与弓箭相伴。即便帝国已经拥有了千机营，但是这些长弓手依旧无可替代。他们张弓如满月，让死亡从天而降。

- **鲨齿营**

帝国的学者们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世界上最好的轻步兵来自群岛之间。又黑又瘦的岛民桀骜不驯，整日与大海相伴。学者们相信这营造了他们强健的体魄与悍不畏死的气概。他们让帝国征服岛民历程无比艰难。他们总能让敌人想起鲨鱼，毒蛇，秃鹫。而现在，他们成为了帝国华丽战袍下的一柄匕首，见血封喉。

- **长生军**

并不是所有的草原人都都是敌人。那些归顺的牧民为帝国带来了战马，帝国得以供养唯一的骑兵部队。这些战士身披重甲，手持步骑两用的长铍与盾牌。平日里守卫皇城安危，战时则驰援各方。长生者，愿国祚绵延，愿帝皇万寿，但愿这支军队成为帝国的不朽栋梁。

- **火军**

群山之民不光带来了机弩，还改良了帝国中常见的辎重车辆。加高加长的体量，不光可以容纳更多物资，还能成为一个微型的移动碉堡。几辆大车以铁索首尾相连，不仅能提供掩护，还能让战士们用车中的机关对敌人造成可观的杀伤。而围绕在大车旁的战士，也更坚定更追求胜利。虽然有人暗示在了解群山之民的技术之前，应该慎重使用这些装备。可帝国的将军已经迫切地将它们部署在战场上。想这些有的没的？前线将士的生命最重要！

- **轰天营**

帝国并非没有弩车，但在它们在弩炮面前就像弹弓一样可笑。群山之民的技术让这些器械威力更大、射程更远、体积更小、更容易维护保养。帝国的工匠把这些东西视作上天的赏赐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把手中的废铜烂铁碎了融了，来给这些奇迹腾出地方。战争仿佛变成了一向技术活，只要校正准星然后用力一敲。